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我的雅舍

□广东广州 萧穗玲

岁月絮语

春风十里

□南京 朱步楼

四时有景

桃花开了

□南京 以清

城市相册

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把自己所居陋室命名为“雅舍”,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忘怀得失、甘居淡泊的心志。我也总幻想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“雅舍”,它不需要多大,一厨、一卫、一室足矣,如果可以,最好能有个小小的阳台或花园。

在厨房,我会买回来最简单的一锅两盘。一个可蒸可煮可煎的不粘锅,它可以煮饭、做粥、下面条,可以煎我喜爱的荷包蛋,可以煎煮鲜美的鱼肉,还可以端到饭桌上直接开吃;两个绘满鲜花的盘子,可以装简单的蔬菜沙拉、香甜的水果、精致的蛋糕……当然,我也会买来一个冰箱、两三个大小不同的杯子,大的用来喝水、泡茶、盛牛奶,小的用来喝咖啡。透明的玻璃材质是最好的,透过美味可口的茶水,我还可以窥见诗和远方。小小的冰箱里装满牛肉、鸡蛋、蔬菜、水果,还有少量红枣、桂圆之类的药材,所有的有色饮料则无法在这里安家。我每天清洗杯盘和整理厨房,让一切都变得简单洁净。

我的卫生间里要有两个全身镜子,它们既可以观照洗漱,还能观照内心。我要买回最舒适的浴缸,每晚听着音乐、哼着歌,在花香里沐浴。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,冲走身体和灵魂里所有多余的垃圾,那样,我便可以迎接更美好的明天。

至于寝室,它需要摆下一张床、一个柜子

和一套桌椅。床上用品要舒服、柔和,因为它们是我最温暖的港湾。当我躺在床上、盖上被子,世界便与我无关。我希望在睡梦中做一个安静的女子,观花、赏月、作诗,也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闲游。柜子里除了衣服,还应该有书。我坐在椅子上看书,与来自不同时空、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域里的人交好,偶尔看一眼桌子上的台灯和鲜花,所有的烦恼或者繁华,可以在书本中跳跃,也可以在电脑上驰骋。

如果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,我会在阳台上种几盆鲜花,纯绿的植物有点单调,能开花的却是最好的。我喜欢呆看花蕾在绿叶中萌发至盛开过程里的颤抖,那是它们用尽了全身力气的奋发;我也从不怕花儿凋谢,能在阳光下灿烂明媚过,就是永恒的美好回忆。如果还能有个小花园,除了种花,我还要种点小莱:生菜、白菜、菜心,甚至番茄、荷兰豆、黄瓜,我会给它们搭个小架子,看它们每天努力攀爬,努力开花,结成果子,从小到大。我每天给它们浇水、跟它们说话、教它们爱我们的家。当然,我最后会把它们轻轻地摘下来,让它们成为我身体里的一部分。

偶有亲友光临,我是不会婉拒的,笑声可以让小室更显幽雅。但我更喜欢独自呆在此雅舍,在我灵魂的深处,只有一句话:简单的,才是最好的!

来、沁人心脾。举目四顾,满山坡的迎春花、山茶花,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野花,都在和煦春风的抚摸着和照护下,露出了笑靥,吐出了芬芳。

春风乍起,吹皱一湖春水。在玄武湖,绿水如轻纱一般微微皱起,银光粼粼,温柔的涟漪从无声的欢畅里漂流而出,像是春天的微笑,那么亲切、那么动人。荡漾的清波一圈又一圈的,吸引了许多野鸭子来这里觅食、嬉戏,泛舟湖上的姑娘们,被春风“吹得罗裳开”,早早甩掉臃肿的冬装,换上了色彩艳丽的春衫罗裙。湖岸边随风轻柔摇摆的杨柳婀娜多姿,那种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秀发,因春风的梳理变得更加妩媚。在垂柳纤柔的枝条下,有人举目远眺新生的绿色,有人低头寻觅湖底鱼儿的动静,有人仰首聆听小鸟婉转的鸣叫……

春风是温柔多情的知心伙伴。携手春风,漫步羊山湖公园,虽然春寒料峭,但心中暖意融融。选择朝阳的山坡,跨过嫩绿的草尖,在长椅上坐下,眼前只有蓝天白云绿地,耳边只有春风窃窃私语,身心像山间的小溪舒缓地流淌,像天空的白云悠然地徜徉,烦恼没有了,萎靡也消失了。这时,不远处传来阵阵欢笑声,一群小朋友在山坡上放起了风筝。随着手中的线越放越长,黄色的龙凤旗一飞冲天,在空中摇曳飞舞,我也跟着欢呼、跳跃了起来。

必策蹇效行,听其所至,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,始能复有其乐”。李渔此言只能说明大概,桃花也有种在院中的,唐朝诗人崔护不是在《题都城南庄》诗中写到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;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吗?崔护讲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自是很好的比喻,而说“桃花笑春风”,则或许只是作者心中的感触,桃花不像牡丹、玫瑰等张那样恣意张扬,总是面带着羞涩,而且她的羞涩中满是娇嫩,像极了少女的脸,洁白之中泛着红润,粉嫩中露出天然的娇羞,一点儿也不假装。桃花遇到春风,到底谁在“笑”,估计是春风吧,不仅笑,而且可能笑出声。

桃花粉嫩的娇羞从她那薄如蚕翼的花瓣中看得更加真切。一瓣瓣既相依相偎,又各有身姿,共同演绎一个个美丽的传说,一起将初春的田野扮得更靚。

花瓣中央纤细婀娜的花蕊,娉娉婷婷,像极了少女额头灵动的流海,不住撩拨着娇嫩的面颊,撩拨着盈盈秋水的双眸,也撩乱了赏春者的心。

如果说梅花高贵,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(王安石),梅花却因高贵而孤傲;如果说樱花名贵,“十日樱花作意开,绕花岂惜日千回?”(苏曼殊)樱花显因名贵而昂贵,注定只供少数人玩赏。而桃花则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可贵,既不取宠,也不哗众,静静地绽放,向人呈现最为纯朴的美丽,而这正是一种最接地气的

老家的腊月

□南京 刘炎资

回乡笔记

人间三月

□如皋 冒建国

微情一刻

在老家,过年很重要。忙忙碌碌一个腊月,全都为了过年。

其实,年,从腊八就开始了。初八早晨不能睡懒觉。一大早,高压锅里冒着气,电炖锅里冒着泡。米粒、豆子骨酥肉烂,用勺子一搅,就是粥了。吃一碗,香,再来一碗,妙。

腊八一过,就是大雪,就是冬至了。地上霜不见了,地上雪却越来越厚了。三九、四九冰上走。不管小寒,还是大寒,冰上的孩子越来越多了。羽绒服、滑冰鞋、墨镜、红帽,他们都成潮一族了。

曲曲折折,弯弯绕绕,公路乡乡通了,村村通了,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泊满了车,尘满车,车满载。屋舍上的炊烟越来越多,新居里的说话声越来越高,小路上,地头边,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村头,巷口,高岗,树下,空空荡荡。老年人不再望尽天涯路,夕阳西下,断肠人已回家。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家中,娇儿绕膝,说的全是暖心话;含饴弄孙,一口一声小乖乖。

女人是一架永动机,忙完了他乡忙自家,忙完了厅堂到厨房。上午才停弄机杼,傍晚又奏锅碗瓢盆交响。桌上的饭菜多起来了,碗碟也增加了,围在桌边的人也多起来了。

女主内,男主外。男人也很忙,男人都是干正事;办年货,一车一车往家搬;拜祠堂,请祖先,同姓兄弟一大串;赶热闹,烟花鞭炮堆多高;打麻将,赢多赢少不重要,亲戚要往,来而不往非礼也;朋友要交,朋友多了路好走,一个篱笆三个桩,一个好汉三个帮。

进了家门,就说家乡话,入乡随俗,拒绝洋腔八调。乡音亲切,乡音合群。一说起乡音,特定的语词,就很快击中你内心的柔软,你很快就没有了飘泊感。你忙,手机也忙。

宗祠是你必须要去的地方。家族宗祠沉淀丰厚的文化。腊月二十四上祖坟,把祖宗接回来,送入宗祠后,每天擦拭祖宗牌位,很有仪式感。

腊月的小店最热闹。货充足,老板忙,笑从双脸生,来的都是客,混得都很好。回家过大年,腰包不差钱。好酒要品牌,好烟要环保;好菜要新鲜,水果要养眼。店堂里,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。街上车水马龙,小镇人气大旺。

抽空也去地里看看,向麦苗问声好。冬天的麦子一片青绿,霜冻不死它,雪压不死它。你不妨给它松松土,追追肥。来年,当你还在他乡奋斗的时候,它就会回报你一片金黄。

抽空也去山上走走,向灌木、乔木问个好。相看两不厌,唯有对面山。屋后山高,心有依靠。有木有树,有花有草,有鸟鸣,有松涛。登高舒啸,声震林木,响遏行云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

年关越来越近,老家一片繁忙,人人都有事做,人人一路小跑。沉寂许久的乡村有生气了,有活力了。年把乡村激活,老年人说:忙好,蛮好,蛮好,忙好。

除了忙,就是闹。盘山公路上车一辆一辆,队排得老长,喇叭按得山响;我要早点回家。摩托车身手矫健,敏捷善跑,一溜烟就到了高坡上。

公路两旁的屋场,鞭炮连着炸,声声报喜(大炮竹)空中响。屋内华灯初上,一家人围坐一起,觥筹交错,不开心。菜是一桌子,炉子锅咕嘟咕冒着热气,人脸是红的,额头是亮的,笑声是开朗的。

镇里、村里的舞狮表演正加紧排练。小伙子刚回到家里,就到了村里,他们都是精兵强将。锣鼓声声,腾挪跌宕。

老家腊月闲人少,虽然忙,但身体健康、心广体胖;老家的腊月,诗意栖居、喜气洋洋。

惊蛰的一声轻雷,唤醒了春的酣睡;淅沥的一夜细雨,润泽了春的鲜美;家乡口袋公园的一棵棵桃花,渲染了春的色彩;空气中飘忽的一袭花香,氤氲了春的气味。

我喜欢三月的温柔,那温柔的节气和节日,就在不远处等着与我们相会。我喜欢三月的美丽,看桃红柳绿,听莺歌燕语,沐春风十里。我喜欢三月的生机,人勤春来早,追梦正当时。如此好时节,再多的言语也难以描摹出它本来的美丽精彩,就着一身轻衣,亲自去寻去看去感受,就怀一颗初心,认真去赏去品去深爱。

春水涨起来,春柳摇起来,春花开起来,春天的模样饱满起来,我们也要趁着这大好时光,朝着想要的远方奔跑起来。

遥望来路,我曾于清晨的风里,等一缕微暖的阳光,也曾

曾在黄昏的途中,看一季夕阳的落幕,曾走过无忧的年少,也走过风雨勿途,在回眸时轻念往昔,于抬眸间期待余生。人间三月,拾花煮酒,倚坐岸上看细柳,在悠悠时光里,温一杯相逢的花酿,说几句生活与寻常,等那云卷云舒的光阴,在暮山的尽头飘过,于笑闹间迎黄昏而归。我想,那些二月未曾绽放的花朵,都藏在三月的街角,于微漾的湖畔,于微暖的路上,与匆匆的人们擦肩,带着淡淡的芬芳、浅浅的幽香。

人间三月,舒云卷空,这春天的风景能装点岁月的苍然,在纷繁与琐碎的生活里,为心眸开一树花。